

我的親家于樞機

程 德 受

于斌樞機野聲先生是出家人，終生不婚，沒有子女。但是他尊重中國文化，他主張敬天祭祖，他希望烟火相傳，他過繼了他弟弟于黎伯先生的長子于金山爲子嗣，以于黎伯先生的三子于澄爲女兒。他亦有過繼的子女，或養子女。

我的長女麗娜與于金山君交往既久，論及婚

嫁，金山就乘繼父訪美之便向其徵得同意，接着就由金山母親張秀亞女士來舍提親，嗣于樞機國外回來，立即約我商談，在他家辦理金山和麗娜的訂婚喜宴，喜宴結束後，我和于樞機商量，我應該在甚麼時候和金山生父黎伯先生見一次面。于樞機說：「我是金山的父親，喜宴是我請的，你見到我就好了。」



于斌樞機早年的照相

金山麗娜決定舉行天主教婚禮以後，于樞機約我們夫婦二人同去紐約主持，我們從台灣出發，他則從羅馬趕到。那是六十四年秋天，因爲他在羅馬跌倒傷腿，在紐約下飛機時，是坐着輪椅下機的。爲配合他每年在紐約舉行的國慶大聚餐，原定的婚禮日期是十月六日，地點是一個比較寬大的天主教堂，因爲他傷腿，行動不便

，時間拖延到十月十三日，地點改在他住院療傷的醫院的小教堂內舉行。

中美聯誼會的往事

我和于樞機的相識，並不是從結爲親家開始，而是早在民國四十年，我們就已在美國華府的天主教中國文化研究院裏見面。那時，我中樞政府從大陸撤退來台不久，共匪的真面目尚未暴露，羅馬天主教教廷爲保護大陸上數十百萬天主教徒的安全，不准共匪封爲「特級戰犯」的于斌主教到反共基地的台灣參加反共工作。這從四十三年元月十八日的于主教來信，他想來台參加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尙有待於教廷的批准一句話中可以證明。

于主教一面要服從教廷的命令，一面要想幫忙政府的反共工作，只有從設立中美聯誼會，宣揚中國文化來作反共的紮根工作。他的工作基地是紐約，那時我的工作亦在紐約，我亦是人在美國，心存台灣，對於主教的苦心非常瞭解和同情，所以我就參加了他的許多活動，經常和他在一起。他在民國四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和十二月十五日兩次來信中都提到中美聯誼會的新址，「若再來美，當在新址歡迎」等等，就是因爲我是這個聯誼會的忠實會員的緣故。

這裏要附帶一提的，我和我的最初的來往通信，很不愉快，他給我的第一封信，是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寫的復我回台灣後的第一封信，全信文字都是由人代筆的，連名字亦非于主教自己的簽名，對我的稱呼是「德受先生」，表示很疏遠的樣子。以我和他一年多交往的情誼來說，看到這樣的一封信，我覺得很不是味道，只是，他是世界名人，是反共愛國的國寶，我不能魯莽的表示我的不滿。我要用很技巧的方式，來表示我的抗議。我在收到他的第一次信後，苦惱了二三

個月，於九月間給他信時，把美國杜魯門總統和我約談時的親筆信，照了照相寄給他。他為人處事，很注意細微末節的地方，他一定領會了我不在第一次告訴他有關我和杜魯門總統晤談的信中附寄杜魯門總統的親筆信照片，而在收到他請人代筆的信後附寄杜魯門總統給我的親筆信照片的含義，所以他以後給我的信都是自己親自執筆，對於我的稱呼，亦由「先生」而改為「賢弟」了。

促成與西班牙復交

在我于四十二年四月自美回台灣之前，曾發生了一件我國外交上的大事，那就是西班牙和我國的復交。西班牙在我們的抗戰期中發生了內亂。內亂平定以後，西班牙政府承認了投降日本的汪記偽政權，我們乃於民國二十九年與西班牙斷交。三十四年，我們

在戰勝利，睽於世界四大強國之林，我們仍未與西班牙復交，而汪記偽政權的大使儼然仍在西班牙管理僑民。直到共匪竊據大陸，政府撤退來台，于主教於四十年間訪問西班牙，兩國國交迄未恢復。西班牙是以天主教為國教的國家，天主教的力量非常強大，于主教以個人的影響力，促成了兩國的復交，兩國的交換使節時間是在四十一年六月廿八日。西班牙政府為感謝于主教對中西復交的貢獻，有贈勳之議，于主教左右的人，如立法委員潘朝英先生等，認為這是中華民國外交上的一大勝利，因為歐洲國家如英國等早已於三十八年十二月承認匪偽政權，而到了四十一年六月，西班牙仍和我復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西班牙政府既然贈勳于主教，我國政府亦應頒發勳章給于主教才是合理。我在回國謁見總統府秘書長王雪艇先生時，曾把這種意見向雪艇先生陳述，雪艇先生以我們偏處台灣，正是臥薪嘗膽的時候，不宜有頒發勳章的舉動。我的意見陳述，並沒有受採納。

我回國的時候，西班牙駐華大使館已在中山北路三段農安街口附近設辦公。西班牙政府既有贈勳于主教之議，我因知道我的業師李夢周（士珍）先生於四十年春訪問西班牙，見到汪記偽政權大使仍滯留西班牙，曾將所見情形報告蔣公總統，並建議應與西班牙政府復交，對中西復交亦有所貢獻，希望西班牙大使館能予以注意，為此我曾去西班牙大使館訪晤賴桂齊代辦商談。賴桂齊代辦告訴我，他們在西班牙外交部的檔案裏，只有于主教在這方面所有努力的記載，已決定贈



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于斌樞機在國大會議中為文教問題發言時之神情。

勛給予主教，而且西班牙政府贈送給于主教的勳章亦已送到他的館裏，正在設法與于主教連絡中云云。我遂把西班牙大使館所得的情形告訴了于主教。雪艇先生的答復則委婉的告訴了潘朝英委員，希其瞭解。而後有于主教四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及十二月十五日兩信中關於西班牙政府贈勳事件的提及，而于主教信中所云：「涉及平民，似可不必。」多少含有一點政府不願給他勳章表示不很以為然的意思。

熱心國事熱心助人

于主教是著名的愛國者，因為他的愛國熱忱，到處為國奔走，所以有人稱他為「政治和尚」，但對別人稱呼他為政治和尚並不以為忤。反之，他常以教皇不反對他愛自己的國家為辯解。我和他在美國的一年多接觸中，深深為他的愛國心所感動。我回國後發覺我的小同鄉周之鳴兄致力於蘇俄問題的研究，有很好的著作問世，這是反共抗俄的基本工作，值得予以重視和鼓勵，遂去函請他指教並設法在美國方面尋求經濟上的支援，使這一蘇俄問題的研究工作能夠加強。他在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的信中，曾對蘇俄問題研究

加以讚許。四十三年三月，他回國出席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對周之鳴兄的研究工作，金錢上亦曾有所支助。

他的熱心助人是無條件的。這種原動力完全是出於他對年青人的愛心。監察委員劉延濤先生給他的對聯說：「曾膺帝命為人役」可為寫照。政府遷台以後的初期，經過他的協助而出國的留學生總在四五千人之數。在這方面，我亦曾麻煩過他。他在四十三年元月二十日給我的信中說：「趙龍文之女公子，請其直接來信述志，當儘量為之介紹學校也。」是其中的一個。

和李元簇一段軼事

在我紐約女兒的結婚喜宴中，我的一位老同學知道我是于樞機的親家後，告訴我一件動人的故事，他有一位千金，千辛萬苦從大陸營救出來，在美國大學得了數學碩士學位後，和一位白種人男孩很要好，走動很勤，他惟恐女兒嫁給生活習慣不同的外國人，婚姻不美滿，想把女兒送到台灣教書，以隔絕他女兒與外國人的來往，又可在台灣找到理想的對象。他有一位好友是政府的輔導就業機構的幕僚長，他懷着滿腔的希望寫信向這位好友求援，這位好友的答復是「台灣各大學的教員，必須具有博士學位才能介紹充任。」而輕易的拒絕了。我這位好友在走投無路的時候，想到于樞機是輔仁大學校長，雖然素昧平生，亦冒着試試看的心情，向于樞機求援。于樞機很快就給他限時信，要他女兒在秋季開學前趕到輔仁大學擔任數學講師。

(上)于斌樞機(右)與本文作者之岳父徐慶譽博士合影。(下)本文作者(右)與于斌(中)于掣伯(左)合影。



他的樂於助人，並不一定要有人求他，只要他曉得誰是可以造就的人，他亦樂於提攜。三十多年前，他知道現任司法行政部部長李元簇博士品學俱優，他曾邀請元簇兄到南京鳴遠新聞專科學校教書，並答允於教書一二年後送他到美國留學。元簇兄因學非所用，並沒有接受，元簇兄在主持教育部期間，把這件事的經過告訴了于樞機，並向他道謝當時的提攜之意的時候，這位教育部監督下的私立輔仁大學校長得意的笑了！他三

十多年前有意提攜的青年學生，今日已做了他的主管長官，足見他當年的識人之明！他亦把這件事很得意的告訴了我。

兩位樞機作風不同

到目前為止，中國歷史上有兩位樞機主教，田耕莘樞機和于野聲樞機。田樞機有兩位妹妹，在他担任聖職以後，就告訴他的妹妹，他已出家，不要再和他來往。所以田樞機在嘉義去世時，

真是孤家寡人一個，沒有一個親人。在這

方面，于樞機的態度和田樞機完全不同；

于樞機把所有的東北人都看作他的親人，

凡是姓于的人，當然更是他的近親了，真

正和他有血統關係的，更是關懷備至，甚

且過繼侄子為兒子，準備烟火相傳，所以

他雖然遠在羅馬作古，亦有于姓的親人就地護送靈柩回台。

我想這兩位樞機

對同一事件有這樣完全相反的作法，與他

們的家鄉背景和學問基礎不同有關。田樞



于樞機本年八月九日離台飛羅馬之前與送行親友合影，手扶于樞機左肩談話者為本文作者之次女公子程麗莉小姐。

機在山東担任聖職時，正是山東地方安靖，人民安居樂業的時候，他的家人可以毋庸他的照顧而過着安定的生活。而于樞機從羅馬回到中國担任聖職的時候，已是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以後，他的東北同鄉和家人很多都已流亡到關內。宗教家是博愛愛人的，怎能不關愛自己的同鄉和家人？在學問基礎上來說，田樞機是收牛出身，對中國的固有文化認識不多，而于樞機則學貫中西，中國的線裝書亦讀得很多，對中國的文化認識深刻，對儒教的思想有完全的瞭解，與田樞機處世態度當然不同了。

于樞機的母親是蕭氏夫人，有一次他在耕莘醫院療病，和一位門房聊天，他發現這位門房是東北人，姓蕭，他很高興的和門房談了一會話以後，買了大包小包的許多糖果食品送到這位門房家裏，分送給這位門房的子女，在于樞機的心靈裏，他已找到了他母親的家人了。

于樞機六歲喪父，七歲喪母，從小就由祖母劉太夫人養育長大。有一次他遇見了表弟，知道他祖母會摸過這位表弟的頭，他問明他祖母摸過的頭部部位，就用手猛捏他表弟的頭部，捏得這位表弟有痛難言。于樞機想經由他表弟的頭再接觸到他懷念的祖母的雙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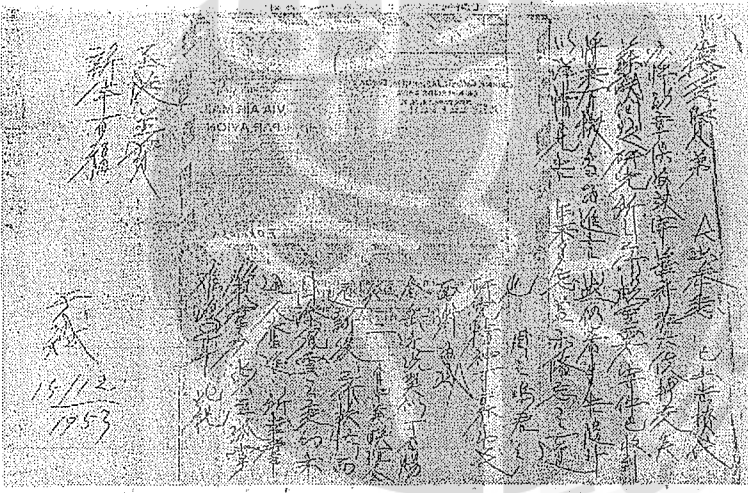
于樞機在他繼子的訂婚喜宴席上，曾如數家珍的告訴我他的家譜。提到每一位祖先或叔父兄弟的時候，都有無窮的親切之感。對於他在台灣的每一位親人都盡了他的愛心，大體上，他對他的長輩，如住在台中的三叔是每月負擔生活費用，重點是在物質方面的支援，對他的平輩或小輩

，則只有精神上的鼓勵了，很少金錢上的支助，他自己不愛財，亦不愛享受，以財來說，他參加中國電視公司時，台灣的股實富商林燈先生贈送給他一百萬元股金，他指定登記為天主教南京教區的財產，而不登記為自己的股份。以享受來說，他的飲食，每餐是到天主教中國主教團餐廳和主神父們一道吃大鍋飯度日。只有在夏天的時候，因為他人胖怕熱，而主教團的飯廳沒有冷氣設備，就在家裏由年輕的小護士隨便做一點飯菜給他吃，即使是享點口福亦談不上。

遺給兒子錢袋一錄

他這次八月九日離台去羅馬參加教皇保祿六世的葬禮，臨行前夕，把他自己認為最值錢的亦最心愛的兩樣財產，手錶和收音機請房東保管。他說他身無長物，除此之外，就是幾瓶洋酒，都是朋友送給他的，因為他有心臟病，不喝酒，小偷喜歡偷去喝亦不要緊。因為于樞機時常向房東提及他的兒子金山及我是他的親家，房東認為于樞機既已過世，他的遺物應由他的兒子繼承，要我轉交。金山和麗娜因為在美國沒有辦永久居留的手續，若於這時回國參加繼父的喪禮，沒有辦法回去，若乘此機會回國，則在紐約的生意一時沒有辦法結束，金山的妹妹德蘭亦因懷孕臨盆在即，醫囑不能旅行，兄妹妻孥四人推由德蘭的夫婿葉聖桃君代表回國奔喪，金山母親張秀亞女士原定八月十九日飛美，照料德蘭的生產，因為夫兄的喪禮，延期到九月一日與女婿葉聖桃同行離台。于樞機房東要我轉交的樞機遺物，是八月三

十一日晚上當著天主教有關人士的面交給我的，我就在九月一日交給張親家帶給金山了。我曾仔細的看過這二件遺物，于樞機的手錶不是名牌的錶，于樞機的收音機不是最新的收音機。（最新的收音機是收錄視三用，于樞機的遺物只有收錄兩用。）我對房東的尊重于樞機生前疼愛繼子的意思，把遺物交給我的女婿非常感激，而對國際



于樞機民國四十二年致本文作者程德受教授函墨跡。

聞名的樞機主教，身外無長物，一生只留下一個普通的手錶，和一架陳舊的收錄機，更增加我對他的敬意。

傳記精華 第一集

鈕先銘等著。定價陸拾捌元
精選名家鈕先銘、章君毅等傑作十二篇，篇篇引人入勝。

傳記精華 第二集

王成聖等著。定價陸拾捌元
精選名家王成聖、楊森等傑作拾篇，二十餘萬言。

傳記精華 第三集

蔣君章等著。定價陸拾捌元
精選名家蔣君章、馮國璋等傑作拾篇，內容精彩，百讀不厭。

傳記精華 第四集

楊森等著。定價陸拾捌元
精選名家楊森、勞幹等傑作拾餘篇，內容精彩，百讀不厭。

傳記精華 第五集

鄭彥棻等著。定價陸拾捌元
精選名家鄭彥棻、祝秀俠等傑作拾餘篇，內容精彩，百讀不厭。